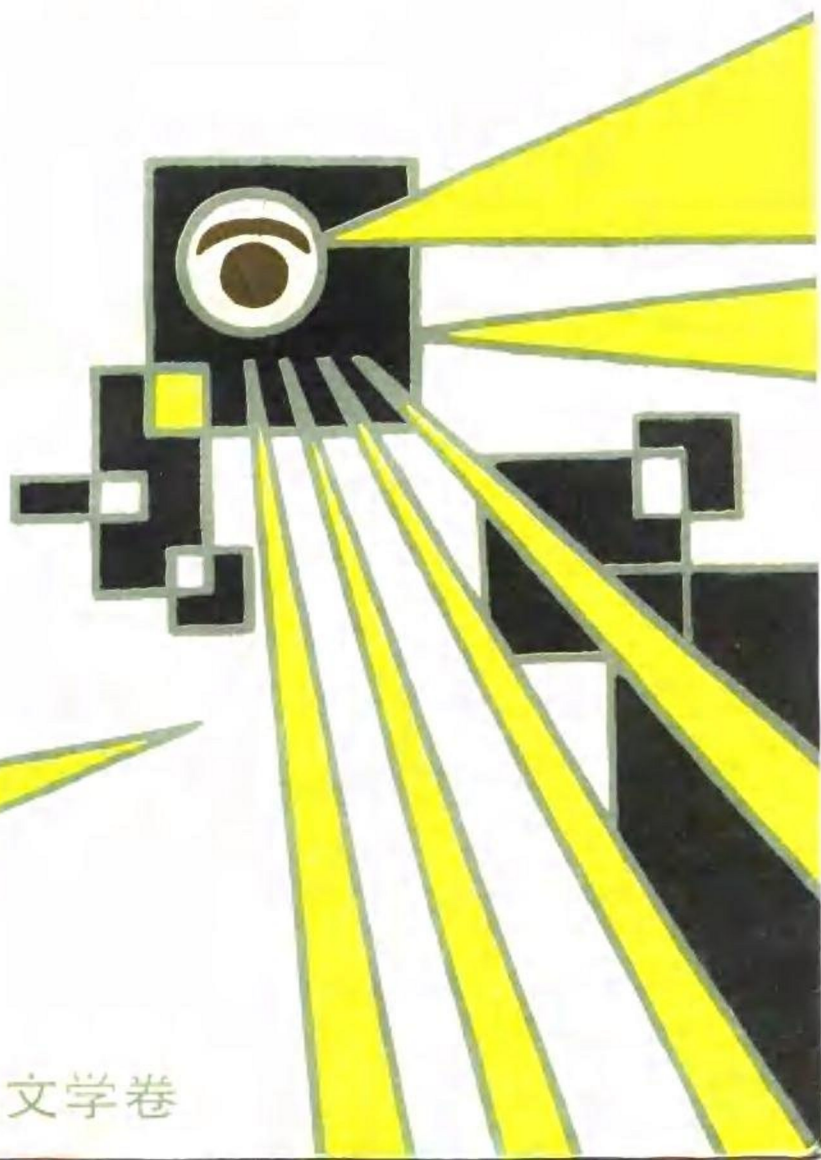


辽宁文学 10 年丛书

1979 — 1989

辽宁文学 10 年丛书

荧屏
风景线



电视文学卷

荧屏风景线

Yingping Fengjing Xian

(电视文学卷)

靳韬光 高广志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22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¹/₈ 插页:2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徐广顺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332-9/I·310

定价:3.80元

“辽宁文学十年(1979—1988)”丛书 前言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辽宁省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辽宁作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入生活，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时代风貌。为了充分展示十年来辽宁文学创作的发展概貌，检阅作家们的劳动和创造的成果，辽宁省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发起，编选这套丛书，从1979年至1988年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中精选为十三卷出版，这既是对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和肯定，又可以作为我们向文学创作的更高层次攀登的新起点。

二、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辽宁文学创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编委会成员特别是各分册主编，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全面研究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认真筛选，严格取舍，并多方面听取意见，确保了丛书的质量。

三、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辽宁省文学创作的成就，丛书将曲艺、戏剧、电视剧文学剧本作为分卷编选出版，限于篇幅，对有些剧本只收入了选场选幕。

四、为了使更多作者的作品得以入选，确实无法对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的作品给予较多篇幅的重点介绍，尽管如此，由于篇幅终究有限，有一些辛勤创作，取得可喜成绩的作家的作品未能入选，对此，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歉意。

五、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省内各有关单位和文艺界朋友的大力协助，对他们为繁荣辽宁省文艺创作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难免有很多缺陷和失误。热诚希望听到宝贵的批评意见，同时也希望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理解与谅解。

“辽宁文学十年（1979—1988）”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目 录

努尔哈赤.....	俞智生 高援 刘恩铭	1
大年初一.....	姜 一	63
新 岸.....	李宏林	119
公 诉 人.....	徐广顺	165
竹林街15号.....	高满堂 郑晓黎	202
袁 崇 焕.....	蒋志杰 王明义 安德才	228
双 叩 门.....	李忠堂 周德臣	243
爱新觉罗·浩.....	陶重华 戴明久	267
编 后 记.....		286

努 尔 哈 赤

俞智生 高 援 刘恩铭

全剧故事梗概

十六世纪末叶开始出现在祖国东北民族政治舞台上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以反抗明朝腐朽统治和民族压迫为己任，从十三副遗甲起兵到兵败疽发身死，四十余年戎马一生创功立业，统一了被分而治之四百余年分崩离析的女真部众，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伟大变革，率领他创建的八旗劲旅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剧。本剧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其功过，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历史表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将展示历史生活和表现满族民俗同时兼顾，谱写了第一部满族英雄史诗。

本书收入第十二集、第十三集，以使读者了解努尔哈赤智、勇、情之一斑。

第十二集 情丝恨断

一

界凡城，行宫。

赛英格领着金台石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后殿，示意她们等候，自己进了殿门，旋即又出来，招招手。金台石妻拉着两

个儿子进殿。

二

殿内，努尔哈赤与大妃阿巴亥上座。代善和皇太极一旁垂手站立。

金台石妻不敢正眼上看，请了个跪安：“臣妾恭请大妃殿下万福！”

大妃慌忙离座以手相挽：“妹妹，自家人不必行此大礼！”指着两个孩子“这是侄儿们吧？”

金台石妻拉过儿子：“快给姑姑请安！”

两个孩子跪安：“姑姑万福！”

大妃拉起两个孩子：“起来，起来，这孩子多大了？”

金台石妻见大妃这样热情，便也不那么拘束了，对两个孩子说：“快告诉姑姑！”

幼子：“我6岁，哥哥8岁。”

大妃：“是么？正巧跟我的儿子多铎和多尔袞一样大。我要让你们成为好朋友，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

努尔哈赤慨然叹道：“他们的姑姑——皇太极的母亲死得太早了！你就象亲姑姑那样照应他们吧！”

大妃心一酸，泪水涌出，把金台石的幼儿抱在怀里，和孩子脸贴脸：“多可怜的孩子啊！”

金台石妻强抑住哽咽。

努尔哈赤不愿继续这样的话题，问大妃：“哎，多尔袞和多铎呢？”

大妃：“啊，他们跟阿济格在后院习武呢！”

努尔哈赤从大妃怀里拉过金台石的幼儿：“走，我带你去

找他们！”

三

后院草坪上。阿巴亥的三个儿子正在习武。十五岁的阿济格指点多尔袞与自己对刀，六岁的多铎一旁拿着三角顶。

努尔哈赤领着两个孩子走来，阿巴亥携着金台石妻和代善、皇太极跟在后边。

努尔哈赤示意大家不要惊动三兄弟，饶有兴致地欣赏起阿济格和多尔袞的对打。多尔袞虽然比十二哥阿济格矮了一头，一把刀却狠刹猛劈毫不示弱。

还是倒立着的小胖子多铎先看见了父亲，来了个前滚翻叫道：“十二哥十四哥，阿玛回来了！”

多尔袞收刀，象大人一样庄重地上前跪安：“父汗，儿臣多尔袞恭请圣安！”

阿济格也连忙跪安，刚念到“父汗，儿臣阿济格”的时候，多铎已经喊着阿玛一下蹿上去勾住了努尔哈赤的大脖子。努尔哈赤顺势举起他转了一圈，父子二人开怀大笑。

大妃、代善开心地笑了。金台石妻和两个孩子顿感凄楚。皇太极却不动声色。

多尔袞厉声地喝道：“十五弟，你是个贝勒，在父汗和母妃面前要注意礼义！”

多铎立即停止了嬉闹，顺从地下到地上退到一边。努尔哈赤看看多铎扫兴的样子对大妃眨眨眼，俯身对多尔袞商量道：

“多尔袞，今天阿玛高兴，是庆功的日子，就不必拘礼了，行不行？”

多尔袞想了想：“父汗是英明可敬的汗，儿臣唯命是听！”

多铎立即活跃起来：“好了，好了！刮大风，刮大风！”

努尔哈赤双手举起来：“哎、哎，不行，不行，找你二哥吧！”

多铎跳着跑向代善，代善弯曲一只胳膊，多铎吊了上去。代善伸出另一只胳膊向金台石的幼儿，那孩子怯怯地上前扣住代善的胳膊，代善一边一个地把他们抡了起来，两个孩子咯咯笑着。

努尔哈赤和大妃笑了。

金台石妻和长子释然而笑了。

阿济格和多尔袞也笑了。

皇太极仍旧冷眼旁观着。

四

晚上，行宫里庭院中猪油灯通明。

地铺红毡，放着矮桌。努尔哈赤和大妃面南而坐。两旁桌上坐着侧妃、庶妃们。

诸贝勒西面而坐。诸大臣东面而坐。

大鼓咚咚。

嚓嘛板嚓嚓。

管弦齐鸣。

代善、皇太极等八名武士跳起了骠悍的“莽势”。

武士们时而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时而盘旋作势。周围的人和着节拍拍手。

大妃举杯劝努尔哈赤饮酒。努尔哈赤放怀豪饮，已经略有几分醉意，为大妃斟了一杯。大妃呷了一口。

努尔哈赤示意让其下场舞蹈。大妃慨然允诺，拿起桌上朱红筷子，从宫女手中取过画着虎头的簸箕，与庶妃阿济根、泰恩察等一起出场。

大妃恰与代善对舞。

努尔哈赤深情地望着大妃。

大妃欢快地跳着，划着簸箕。

庶妃阿济根与皇太极对舞，她的眼睛却不时斜睨着大妃与代善。皇太极奇怪地顺阿济根目光望去，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转头观察正位上的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仍旧深情地望着大妃。

大妃仍欢快地与代善对舞。

阿济根观察着皇太极的神色。

皇太极若有所思。

大妃仍欢快地与代善对舞。

五

夜深。大妃的宫中。

阿巴亥端过一碗参汤递给努尔哈赤。“喝了这碗汤，该睡了。瞧您，累了吧？”

努尔哈赤笑笑，抚摸着阿巴亥的秀发：“你是说我老了吗？”

大妃也抚摸着努尔哈赤的鬓角，深情的叹道：“都62了还不服老，头发都白了！”

努尔哈赤也深有感触地：“是啊，62了，你正好31岁。进宫那年你才12，还是流着鼻涕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怎能还不老？”

“小姑娘不假，可没流着鼻涕！”

大妃娇嗔地收回手，努尔哈赤笑了。大妃偎在努尔哈赤怀里：

“都怪我不好，是我长大了才把你逼老的。从今天起，我

不长了，你也许不老了！嗯？”

“好！”努尔哈赤揽着阿巴亥，吁了一口气：“阿巴亥，说也奇怪，我从25岁起，打了37年的仗，每当执鞭在手，我的心犹如铁石一般，挥刀杀人就象狩猎打野猪一样，只有兴奋没有怜悯。可是，一看见你，我的心肠就变软了，忘记了烽火硝烟，有的只是柔情蜜意。阿巴亥，鸟儿都有自己的窝，你给我的正是心灵憩息的窝！”

大妃阿巴亥闭起双眼，转动着，触着努尔哈赤的下颏。

努尔哈赤抓住大妃的双肩，使她面对着自己：“一旦我离窝飞向冥冥之处以后，你还是那么年轻，你儿子还是那么幼小，怎么办呢？”

大妃一下抱住努尔哈赤：“不，我不让你离开我，永远，永远……”

六

庶妃泰恩察的卧室。

泰恩察对镜卸妆。庶妃阿济根走了进来，见状，嘲弄道：“哟，多么娇嫩的一朵花呀！”

泰恩察回头嗔道：“死鬼！吓了我一跳。”

阿济根望望内室的帐子，故作惊讶地：“怎么？汗王没睡在你这里？”

泰恩察脸一红，“你明明知道汗王只睡在大妃宫中，还偏拿我打趣！”说着拿食指用力触着阿济根的前额。

阿济根抓住泰恩察的手指：“你别恼，我倒是有办法让汗王离弃大妃而喜欢你！”

“去去！”泰恩察抽出自己的手，“我还会有那样的福分？”

阿济根神秘地：“真的！”随即附在泰恩察的耳朵上说了些什么。泰恩察神色陡变，“啊？！不！不！”

“你怕什么？”阿济根发狠道：“汗王若是知道她跟大贝勒代善眉来眼去，还不……”

“不、不！”泰恩察的头象货郎鼓似地摇着：“大妃是后宫的主子，代善是两红旗的统帅，你我小小的庶妃，我们惹不起他们！”

阿济根眼里露出凶光：“可有人惹得起他们！”

“谁？”

“四贝勒？”

“皇太极？”

“对，他早就巴望汗王疏远代善，他好继承汗位！”

“那——我们怎么办？”

“过来！”

阿济根凑近泰恩察的耳朵暗授机宜。泰恩察不住地点头。

七

明军辽阳大营。

寨门挂起招魂幡，守门军士带着国孝。

灵棚里供桌之上并放着神宗和光宗两个牌位。熊廷弼与文官武将全身缟素行吊祭之礼。

道士们诵经之声攘攘，瓦盆里烧纸之灰飘散。

八

界凡城行宫里，努尔哈赤与范文程、安费扬古正在议事。

范文程：“明朝万历皇上驾崩刚刚一个月，泰昌皇上也因吃红丸毙命。一月之内梓宫两哭，是天亡大明的征兆。”

安费扬古：“现在倒是攻取辽沈的好机会，只是，今年旱象严重，秋收不过三成，许多阿哈、诸申都纷纷逃荒讨饭，粮草兵源都很困难。”

努尔哈赤踱着步，思索着，他停步扬眉：

“我倒有个主张，让一部分八旗军兵携家带口以逃荒为掩护，打入辽阳、沈阳，日后作为内应！”

范文程：“汗王所见极是。这样，一可以缓冲粮荒，二可以打入明军腹地，可收一箭双雕之功耳！”

赛英格进来打千道：“汗王。出事了！”

九

20岁的岳托——代善的大阿哥，骑在马上，他的马后拴着一个被箭穿透耳鼻的阿哈，阿哈的后面有两个甲兵，一步一鞭地抽打着那个阿哈。

一行人停在田垄头上，收割庄稼的诸申和阿哈停下手中的活计，畏惧地望着他们。

岳托在马鞍上欠着身子喊道：“我岳托属下的诸申和阿哈们！这个家伙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偷吃了主子的生玉米，犯了偷窃的大罪，在我管辖的牛录里，谁要是经不住饥饿这个魔鬼的诱惑，犯有同样的罪，他就是你们的榜样！”

一阵马蹄声打断他的训话。地里的人们向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望去，代善驱马飞奔而来。

代善飞身下马，向被捆的阿哈跑去。

岳托赶紧下了马：“阿玛！”

代善并不理睬，用匕首割断阿哈的绑绳，然后抢过士兵手中的皮鞭向岳托没头没脑地打去，岳托嚎叫着、躲闪着，人们惊讶地旁观着。岳托被打得抱头跪在地上。代善用剑在他的四

周划了一个圈子：“畜生，你这样对待父汗和我赐给你的国人，是我教给你的吗？听着，三天不许吃喝，不许走出这个圈子！”

代善走向自己的战马，听到有人惊呼一声“汗王”又拉马停立。

努尔哈赤等下了马，沉着脸，不顾代善的请安，看看满脸满身是血的阿哈，怒火升腾。

岳托哀嚎着：“爷爷，您救救我！”

努尔哈赤走近岳托，冲他的脸唾了一口唾沫，对赛英格命令道：“找件女人的袍子来给他穿上！”

赛英格从收割的人群中妇女的身上找来一件短袍和裙子扔给岳托，岳托哀怜地：“爷爷！阿玛！”

努尔哈赤严厉地：“穿上！女真人真正的男子汉，战马背上逞威风。你，把威风使在自己国人身上，只配作女人！”

岳托无奈只好穿上了女人的衣服，伏在地上。

努尔哈赤对围观的众人道：“我的兵士和臣民们，恶魔耶路里把旱灾降在我们的头上了！我们在挨饿，可是，这并不应改变我们善良之心！我决不能容忍有的人吃饱到呕吐的程度，而让耕田的、打猎的、采捕人参、貂皮的贫苦人挨饿！若吃饱，大家都吃饱。要挨饿大家都挨饿！”他走到被穿耳鼻的阿哈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穆哈连。”阿哈回答。

努尔哈赤拍着他的肩膀：“由于我的孙子对你罚不当罪，你现在是自由的诸申了！”

穆哈连扑通跪下头触努尔哈赤的靴子：“汗王！我……我要跟你去打仗！我会用我的战功证明您的恩典没有加错于人！”

“好！”努尔哈赤对赛英格道：“把他带上！”

努尔哈赤引蹬上马，代善等也随后上马。

十

行宫。

大妃在教多尔袞、多铎习满文。努尔哈赤和代善走进。

大妃：“汗王！”

多尔袞、多铎：“父汗！”

努尔哈赤：“写字哪？好，写吧，写吧！”

代善招呼大妃道：“你坐吧！”

努尔哈赤把帽子交给大妃：“代善，今天你处罚了你的儿子，这事做得很对！”

代善：“是我教子无方，惹父汗生气了。”

努尔哈赤：“哪里，我的16个儿子不也出了褚英这样的忤逆！”

大妃端过脸盆，对努尔哈赤道：“洗洗脸吧！”

努尔哈赤：“你怎么又自己干这种粗活？”

大妃以笑代答。努尔哈赤洗脸。

多铎举着自己写的字喊道：“额娘，看我写的对不对？”

大妃：“叫你哥哥看看！”

多铎转对代善：“二哥，你看，你看！”

代善走近炕边，坐在炕沿上看多铎的习字。多铎从背后搂住他的大脖子。

多尔袞诉道：“多铎，又缠人！”

代善笑着把多铎揽在怀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把着手教他：“多——这样写，铎——这样写。”

努尔哈赤见状心中泛起一股热流。他制止要对他讲话的大

妃。满怀爱心地欣赏起相差32岁的长兄幼弟。

代善夸赞道：“对，对！好，好，好！”

努尔哈赤忽有所思地：“代善！”

代善抬起头。

努尔哈赤：“为父老了，你宽厚仁爱很得人心，一旦我百年之后，你要好好照顾你的继母和幼弟！”

代善：“父汗一定青松不老！”

努尔哈赤：“我是非常郑重地托咐你！”

代善肃立：“父汗，您放心就是了！”

努尔哈赤释然。然而，一种后事难料的压抑气氛控制着他和大妃。

十一

夜。

大妃在宫女引导下走出宫门。

大妃停在十字路口。穆哈连走近大妃打千道：“主子，是大贝勒命我前来的。”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根辫子递给大妃：“这是乌拉贝勒布占泰的辫子！”

大妃接辫在手泪水滚滚：“叔叔！”

穆哈连：“主子，大贝勒说，这是他背着汗王保存下来的，也嘱咐你多加小心！”

大妃点点头。穆哈连匆匆离去。大妃与宫女回返。在她们经过的墙角之处，黑影里闪出一个跟踪的包衣。

十二

御膳房的厨子将熊掌盛入食盘。

包衣将肴端上饭桌。

大妃看着盘中的熊掌问道：“熊掌还有吗？”

“还有两只。”包衣回答。

大妃吩咐道：“派人送给大贝勒代善吧！”

包衣应声正待出门，大妃又觉不妥：“回来！”包衣走到大妃面前，大妃略一思考，重新吩咐道：“两只熊掌分别送给大贝勒和四贝勒！”

十三

一扇小窗子里面站着窥视的庶妃阿济根和泰恩察。阿济根用眼睛示意泰恩察：“猎物出来了！”

两个包衣提食盒一前一后走出御膳房，在宫门处各奔东西，少顷，又有两个包衣奔到门口，探头张望一下，而后，跟了出去。

十四

正在用膳的代善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熊掌。

十五

正在用膳的皇太极一脸严肃地吩咐从人将熊掌端了下去。

十六

两个跟踪的包衣急匆匆地进了泰恩察的房门。

十七

夜。

一个宫女轻轻打开后门，东张西望之后，回头招招手，大妃出了宫门。她身后一个包衣挎着一只篮子里的烧纸和“包袱”放在圈内。“包袱”上写着“故先叔布占泰之亡灵”的字